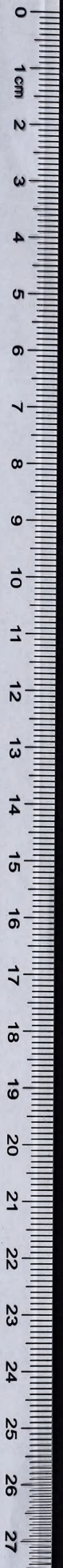


纂
第十四冊
莊子下

浙江圖書館



deli 浙字0228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書卷八十五



浙江圖書館

五

五

百家類纂卷之十五

道家類

莊子內篇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也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音畫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譚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



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道大窾音空因其固然技經肯

綮之未嘗而况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

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

斲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

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斲雖

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

甚微誅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

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音碩畜乎樊中神雖王音莊不

善也不樂也

邈來夫子有道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

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
盡也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
有窮盡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
盡此三句
奇文也

人間世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
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
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
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
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
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

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閔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
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
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
也甚至則多竒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
竒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
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
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
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
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

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或作屎以蜾蠃澗適有蚤蚩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曾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咕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及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支離䟽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
爲脅挫鍼治解綫解足以餬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
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
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
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其德之衰
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
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
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
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

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

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也授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大宗師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譽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

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
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
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
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
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
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
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
其顙顙音詳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
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
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
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

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
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
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
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
連乎其似好閉也愧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
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
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
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
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與天
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

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鴻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

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
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
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
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
而不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
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
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
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
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
比於列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五
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鏤鉞大冶必以為不祥之
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
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往而不可哉
成然寐遽然覺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
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
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
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
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
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
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

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
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
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
決疣胡亂反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
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
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
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
之依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
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
相忘乎道術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
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軼夫堯旣已
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
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
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
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
之亡其知皆在鑪竈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
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
我爲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整好兮萬物爾不爲義
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
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
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
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
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
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
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圖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
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
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
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
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

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
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
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
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
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
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

爲天下無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
造物者爲人獸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
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音之野汝已何昇音以治天下感
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
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
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
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南海之帝爲儵音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
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
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外篇

駢拇

駢拇音母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也剩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
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
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
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
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
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
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攬德
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魯參

史 繖 是 已 駢 於 辯 者 繫 瓦 結 繩 竄 句 遊 心 於 駁 白 同 異 之
間 而 敝 跬 譽 無 用 之 言 非 乎 而 楊 墨 是 已 故 此 皆 多 駢 旁
枝 之 道 非 天 下 之 至 正 也 彼 正 正 者 不 失 其 性 命 之 情 故
合 者 不 爲 駢 而 枝 者 不 爲 跂 長 者 不 爲 有 餘 短 者 不 爲 不
足 是 故 鳧 脛 雖 短 續 之 則 憂 鶴 脛 雖 長 斷 之 則 悲 故 性 長
非 所 斷 性 短 非 所 續 無 所 去 憂 也 意 仁 義 其 非 人 情 乎 彼
仁 義 何 其 多 憂 也 且 夫 駢 於 拇 者 決 之 則 泣 枝 於 手 者 斲
之 則 啼 二 者 或 有 餘 於 數 或 不 足 於 數 其 於 憂 一 也 今 世
之 仁 人 蒿 目 而 憂 世 之 患 不 仁 之 人 決 性 命 之 情 而 饜 貴
富 故 意 仁 義 其 非 人 情 乎 自 三 代 以 下 者 天 下 何 其 蠶 蠶
也 且 夫 待 鈞 繩 規 矩 而 正 者 是 削 其 性 也 待 繩 約 膠 漆 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墨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

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蹠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蹠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蹠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

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蹠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尾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音縶音編之以阜棧馬

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
飾之患而後有鞭箠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
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
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
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
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
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
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兩遊鳥鵲之巢
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
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斃蒲結反斃悉結反為仁跼跂為

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

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

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

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噐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

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

知介倪闔扼鷲曼詭銜竊繚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

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

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

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跼跂好知爭

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過也

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過也

胙篋

將為胙

音發也

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

固肩鐻

古宄矣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

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肩鐻之不固也然則鄉向之所謂

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

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

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

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

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

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

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
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
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
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
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脰也子
胥靡故囚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
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
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
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
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

寒魚曾酒薄而欺... 聖人... 盜賊... 聖人... 盜賊...

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拮擊聖人縱令
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
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
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蹠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
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
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
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
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
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
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蹠而使不可
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
 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
 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
 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
 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毀絕鈎繩而棄規矩力的切擿力的切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
 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魯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
 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
 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
 則天下不僻矣彼魯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
 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

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自土氏仲央氏栗陸氏繼宓戲氏

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
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
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
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
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
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
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
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
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
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
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哉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

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耳轉反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在宥

聞在宥

優游自在寬裕自得之意

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

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入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

馬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

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嵒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懷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

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

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也櫟接櫜也櫟

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柎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石嚙矢

也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問於廣成子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

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

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

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

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

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

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
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
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
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
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物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音泯合也乎遠我昏乎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
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
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

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
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
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
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
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
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
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
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
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

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

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
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
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
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
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
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
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
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
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
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

維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籍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岌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獻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

不知過之所由生也

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木
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也馳方且爲緒業控也使方且爲
物也拘礙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宣方且與物化而
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
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
也

堯觀乎莘莘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
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
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
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
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

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歿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
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
遂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
曰有械於此一口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
乎爲圃者叩_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
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
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
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

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

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問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

百家類纂 卷之五
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
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
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
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乎
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
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
謂悅共給之之爲安怙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
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来飲食取足而
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

劫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清

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與
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
此之謂混冥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
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
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
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魯史行義
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
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音俊
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
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

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
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
以約其外內支楹於柴柵外重纒繳睨然在纒繳之中
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
以爲得矣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
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蔑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
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
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

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

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
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
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
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
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
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
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
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
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
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
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

和者謂之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
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
天下其鬼不崇音歲其覓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
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
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
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
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
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
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
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

地不自慮也辯雖離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

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衰之末也此五末者湏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

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五口不放無也口不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
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
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
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
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
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
哉天地而已矣

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
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
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

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

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
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
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
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
治成德備監熒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
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
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
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
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
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

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
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
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
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
曰至貴國爵并屏去也下同馬至富國財并馬至願名譽并馬
是以道不渝

老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
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
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
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
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

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

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
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
會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
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
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
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
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噐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
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
易位矣蚊蚋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
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

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
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
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均以濕相濡以沫不若
相忘於江湖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
非世之人枯槁赴澗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
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
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
魚間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

好也吹嗚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

好也吹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
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
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無不
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
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
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
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
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
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
鬼責其生若淨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

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離虛無
恬惓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
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
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違粹之至
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
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
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
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
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
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

勿失與神爲一之精通合于天倫世間有之曰衆人
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
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
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
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
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
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
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
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

不行德固不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音侯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馬河伯河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馬河伯始旋

其面目均土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

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
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
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
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海神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
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
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溪觀於大海乃知
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
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
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
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
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小又奚以自

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

音孔穴也

小之在大澤

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馬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馬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音季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

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改者物之精也

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端也貴賤惡至而倪

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

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

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

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等也數觀矣以功觀之

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

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

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

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

白家類纂卷之十五
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
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
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噐也騏驥驛騶一日而
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豪末晝
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
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是猶師天而
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
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
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
門小大之家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

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不以己害物

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
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
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
人在外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
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
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夔

一足獸

憐

音賢

蛇

目

憐

目

憐

目

夔

謂

蛇曰吾以一足踟蹰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祭
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

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躡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常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

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而通之有

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
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
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
而退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
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
篋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
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
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

其名鷓鷯子知之乎夫鷓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鷓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至樂

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

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動物皆化也

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音忽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芴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

俄而柳謂之癩傷也今人生其左肘其意歷歷然惡之支離叔曰

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

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

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有形擻以馬箠因而問之曰夫

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

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

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

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

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

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

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侯不能過也

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
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
識子欲之乎髑髏深曠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
爲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
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
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
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
將內求於已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
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

具太宰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
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
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鱠鮓隨行
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詭詭爲哉咸
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
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
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
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達生

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
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

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
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
而又精反以相天

復讐者不折鎔于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
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
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戢其天不忽於人
民幾乎以其直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
亦何聞焉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
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
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

形如稿木也

其中央三者若

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梓慶削木為鐻

鐘鼓之柎也

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

懷慶賞晉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無然志
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
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據然後加手焉不然
則已則以天合夫噐之所以凝神者其是與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留也故其靈臺一
而不桎拘也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
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
忘適之適也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
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
 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
 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
 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
 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
 之祖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
 法則也

市南宜遼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
 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
 之無頃臯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

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

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
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
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
之灾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剗形去皮洒心去
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去國拍俗與道相輔而行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
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
其爲鳥也紛紛音紛狺狺音族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
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
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
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

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
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
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
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孔子問子桑雞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

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

何與子桑雞曰子獨不聞假人國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

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錢貨曰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

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

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

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歟其相棄亦遠

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蜜君子淡以親小人

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
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帶也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
生之儻邪莊子曰貧也非儻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儻也衣
弊履穿貧也非儻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不獨見夫騰猿
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羿逢蒙不
能眇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
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
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儻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
心徵也夫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
子方曰非也無擇子方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
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東郭順子其爲人也真
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
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
言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
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
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
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

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

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噐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吐反但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

知北遊

知北遊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_一氣耳聖人故貴_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謔行

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日持
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
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
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
慮恟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
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
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
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
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
此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一往然物狀其不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弓韜也墮其天裘衣囊也紛乎宛乎翬翬將往乃身從之乃人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

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

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
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
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
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
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
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
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
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
所知則淺矣

雜篇

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

其臣僕也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孳然仁者遠之擁腫純朴

也之與居鞅掌支離也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

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

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

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

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

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

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如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

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匹么反也之人邪吾

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

所還其體而鮓鮓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憑其

所還其體而鯢鱖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
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
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
之獸介獨也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流蕩也
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猷高魚鼈不猷深夫全其
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猷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
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
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南榮趺時楚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
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
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

而衣類卷之二

四十四

集

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
 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
 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
 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遠耳
 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
 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
 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
 者猶未病也若越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
 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

已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臯而然不

已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盜不
噉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捥音藝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
不瞋音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
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趺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
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會乎
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櫻不相與爲怪不相與
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
兵莫憚于志鎔錡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音屏金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

六者勃志也動容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
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
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徐無鬼

徐無鬼見魏武侯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
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
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
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
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
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
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

虛空者藜藿柱也寒乎黽黽之至猨欲行也此也

虛空者藜藿柱

塞也

乎鼪鼯之逕

欲行貌

位其空聞人足音

蹙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

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
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
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
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
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
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
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

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也白泥也漫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

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

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

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上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

秦有一狙焉委蛇攫爪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

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頽不疑曰之狙也伐

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

驕人哉頽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

國人稱之

國人稱之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乎

則陽

惠子見戴晉人於梁惠王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
 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
 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
 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
 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
 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
 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恟然若有
 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
 曰夫吹管也猶有嗃呼洛反也吹劔首者呶音血而已矣言無
 也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呶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台民為勿或變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
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
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未
繁以滋予終年馱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
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道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
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音萑葦兼葭始萌以扶
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
是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
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并而爲公是

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
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太人不
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
無不為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
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任惡來死桀紂亡久
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蓐弘死
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
未必愛故孝已憂而魯參悲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曰君且若何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人
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
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
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
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
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爲大釣巨緇

黑索

五十牯

音界牛也

以爲餌蹲乎會稽投

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陷
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
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白漈河以東蒼梧已北莫

不獸若魚者已而後世輟音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下
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
與經於世亦遠矣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
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
神龜也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
箕圓五尺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
吉乃劓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
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
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

人州之魚不畏網而畏鴈鵬去小知而大知則生

人謂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
善矣嬰兒生無石碩同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怒之紀他聞之

帥弟子而踐躄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陪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
言哉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繫繫
也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
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適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舜共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先生

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
曰捲捲音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
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
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
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
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
之否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
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
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五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土他上聲苴音鮮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

鑽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道而行也

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

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
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
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
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
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
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
而不作暗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
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
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

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盜跖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會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死竹客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

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
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
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

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

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也

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

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

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

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

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捨可謂辱

矣財穢而無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
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
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
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
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
亦惑乎

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
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
子惺患之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
見太子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

受懼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
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
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
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
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
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
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
乃與見王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
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
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
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
劍唯玉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
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
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
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
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
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
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
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鐔以
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鈇此劍直之亦
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

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
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
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
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
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
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
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
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郎劍
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

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湏眉交白被髮掄
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
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
曰魯之君子也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
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
孔氏之所治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
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
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孔
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
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
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

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
心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
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
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
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
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
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
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
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
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
者雖悲不衰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

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

列御寇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

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聖人安其所安自然之理也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

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也即

歸也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殫也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

所用其巧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蔽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

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

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

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且

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而心益而長告

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忽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
懷懷而達有堅而縵柔有緩而鈇急故其就義若渴者其
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
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
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曰河
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
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
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嗥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
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

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倉
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
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
加此弟子曰吾恐鳥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鳥鳶
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
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

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道爲

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

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

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

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

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

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

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

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

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開

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

上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

而博不異也尚同也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

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

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

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

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

自行固不愛已末也終也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

樂而非樂是果類也近也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澁也朴也

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

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

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

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

不歌死無脂墨子池愛兼利而非國也道不怨天不怨人

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肢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

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

裘褐為衣以跋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

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名姓之弟子五侯之徒

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三人姓名也之屬俱誦墨經而

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觴音偶不

件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主也莫得為其後

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

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肢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

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

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

校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吾民命人哉

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音而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

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
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
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
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
辯之知萬物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
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
脫酒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迫知而後鄰近傷之
者也誤髀不正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
天下之大聖推拍軛斷無圭角也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
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
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轉全而無非動靜無

過未嘗有罪是河文夫

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

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

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

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

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

而已矣其風竅戩然惡可而言常友人不見觀而不免於

魀斷亦無圭角也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臆不免於非彭蒙

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

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

太一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

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
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
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
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
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
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
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
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
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

以綺奇也所見不見之也

以簡寄也所見不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

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

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

而連舛音抹混融之意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可觀彼其充

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

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

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斲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

也不中麻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

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

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

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

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

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

楚國相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也蛙有尾火不熱山出口

輪不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

可以爲圓鑿不圍柎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

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嘗有

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

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節人之心易人之意能

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圍也惠施日以其知與

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
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
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
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
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
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奧也僻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
之能其猶一蚤一蚩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
可曰愈貴道幾也殆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
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
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起也悲夫

官

書

圖

五

華何... 華何... 華何...

無曰黃繇聞天... 無曰黃繇聞天... 無曰黃繇聞天...

自以爲黃繇曰天... 自以爲黃繇曰天... 自以爲黃繇曰天...

人之難... 人之難... 人之難...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藏本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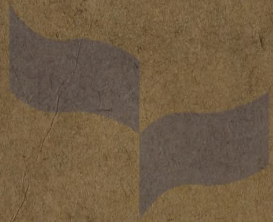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記號：012968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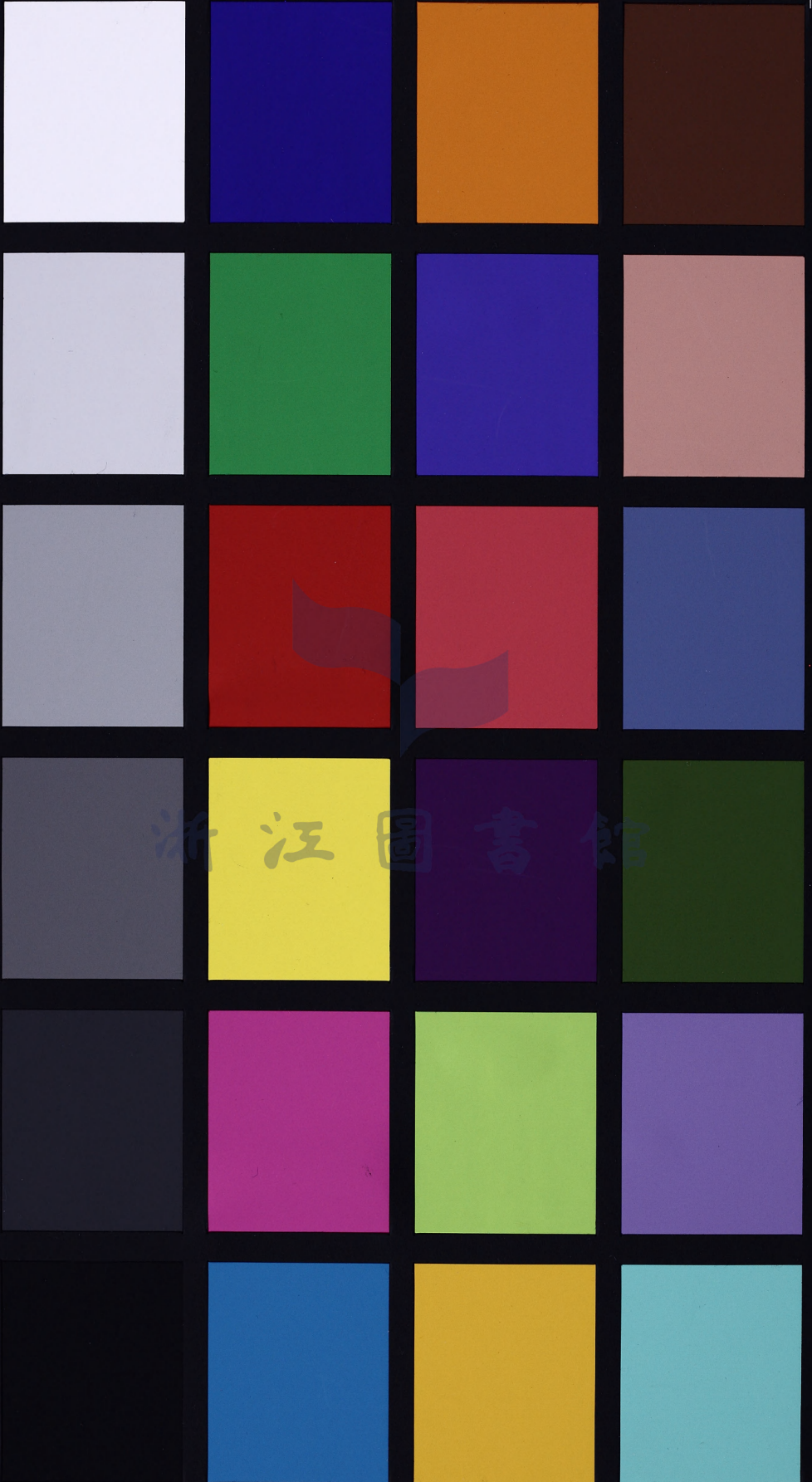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30mm

